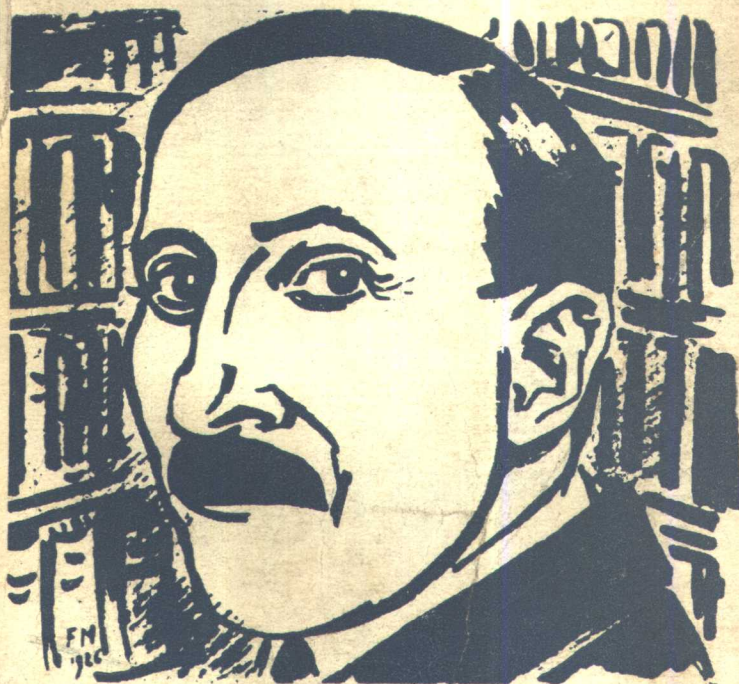


斯·茨威格小说选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



013610

斯·茨威格小说选



XWTS 0017181

外国文学出版社

Stefan Zweig
Ausgewählte Erzählungen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斯·茨威格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1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插页 6

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8,000

书号 10208·83

定价 1.35 元

译 本 序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从二十年代起,他“以德语创作赢得了不让于英、法语作品的广泛声誉”(托马斯·曼语)。他善于运用各种体裁,写过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但他的作品中以传记和小说最为著称。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茨威格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家里。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文艺熏陶,十六岁便在维也纳《社会》杂志上发表诗作。一八九九年中学毕业,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德国和法国文学,接触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和翻译过法国波德莱尔和魏尔伦、比利时凡尔哈伦的诗歌。一九〇〇年曾去柏林学习过一个学期。他有意识地深入社会底层,了解一些遭人唾弃的卑贱者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一九〇三年获博士学位。

茨威格自己说过:“我几乎相当早就开始发表作品,可是内心深处却坚信,我二十六岁以前还没有写出真正的作品来。”^①他早期的诗集《银弦》(1901)和《早年的花冠》(1906)、小说集《埃利卡·艾瓦尔德之恋》(1904)等,受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缺乏内容和新意。

^① 引自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

从一九〇七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创作上渐趋成熟。除了《泰西特斯》(1907)、《海滨之屋》(1912)和《化身戏子》(1913)等剧本外，他还发表了小说集《最初的经历》(1911)，由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家有声望的出版社，霍夫曼施塔尔和里尔克的诗集均由它印行，因此，茨威格为获得“‘岛屿’长年的公民权”而感到“自豪”，更加强了他在创作上的“责任感”。

这个中译本里所收的《家庭女教师》和《夜色朦胧》，以及中篇小说《保守不住的秘密》都属于这一阶段的作品，其共同的特点是对少年和少女心理的细腻刻画。《家庭女教师》写一个普通女教师的爱情悲剧在一对小姊妹的心灵中所引起的激荡，从一个司空见惯的生活侧面揭露了社会的冷酷。《保守不住的秘密》则以一个男孩子的单纯无知衬托一个帝国官吏和纨绔子弟的卑劣无耻。这篇小说的标题按原文直译为“燃烧的秘密”，它被改编成电影在柏林放映时，德国法西斯正好阴谋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围在电影广告牌前的观众，相视而笑，心照不宣。结果惹恼了做贼心虚的纳粹分子，不仅撕了广告，连影片也被查禁。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茨威格在《柏林日报》(9月19日)上发表《致外国友人》一文，表明自己忠于同他们的友谊，以及来日和他们携手重建欧洲文化的愿望。两周后，他收到当时在瑞士红十字会工作的罗曼·罗兰的短简：“不，我永远也不离开我的朋友们！”他还曾为罗曼·罗兰号召和平与团结的工作四出奔走。大战期间，他在军事档案馆任职，曾去过波兰前线，目睹了战争的灾难，了解到普通士兵和百姓的厌战情绪，加强了他反战的决心：“我必须为反战而斗争！……我应与之斗争的敌人是宁可把别人送去受苦丧命的伪英雄主义，没良心的政治和军事预言家们廉价的乐观主义，他们无耻地预言胜利，延长

屠杀，在他们背后是雇佣来的合唱队，‘战争的代言人’……谁若是有顾虑，谁就被目为破坏了他们的爱国交易；谁若是发出警告，谁就被嘲笑为悲观分子；谁若是反对这场并不使他们自己受罪的战争，谁就被加上叛徒的罪名。”^①他于是创作了《耶利米》一剧。该剧取材于《旧约·耶利米书》，写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太民族面临巨大灾难，但无人听信。剧本于一九一七年复活节出版，大获成功。接着，他赴瑞士参加该剧首次演出，并在苏黎世同法国诗人儒弗联合举行朗诵会。两个敌对国作家同台朗诵，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勇敢的举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茨威格表示热烈欢迎。第一次大战期间，欧洲许多知名作家都未能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影响，唯有少数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反战立场，茨威格便是其中之一。

茨威格经历了战后的灾难：饥馑、寒冷和通货膨胀；对他触动最深的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此后的二十余年是他的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一方面是传记著作。茨威格曾说：“我在写作上的主要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和他们的生活遭遇。这也就是我为许多名人撰写评论和传记的原故。”他的《三大师》(1920)论述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着手为敌对国的这三位杰出作家作传，是大有深意的。接着，他撰写了《罗曼·罗兰》(1921)。高尔基完全理解他的苦心孤诣。他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八日致茨威格的信中说：“我读了您论罗曼·罗兰的那本书，这是一本关于一个真正具有特殊意义和特殊精神魅力的人的出色的书。我无须谈论，这样一本关于一个法国人的书，在我们这个野蛮的时代由一位德意志

^① 引自《昨日的世界》。

人来写，这件事具有多么大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您的著作是人对现实的许多胜利之一：凡有理智而又正直的人，都有权把这些胜利看作是他们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不容置辩的明证，并引以自豪。”^① 这两位作家的心是相通的。

其他传记著作有：《同魔鬼作斗争》（1923，记述三个患精神病的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自画像的名手》（1928，记述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精神疗法》（1931，记述发明催眠术的奥地利医生默斯默尔、所谓“基督教科学”创始人玛丽·贝克和著名精神病学者弗洛伊德），《玛丽亚·安托万内特》（1932）和《玛丽亚·斯图亚特》（1933）等。这些著作表达了他对于以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为中心的西欧文化的尊崇。

另一方面是小说。《心的焦躁》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作于一九三八年。这个中译本所收这一时期的中短篇有：《恐惧》（1920；1925改写）、《马来狂人》（1922）、《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1922）、《月光胡同》（1922）和《看不见的珍藏》（1927）。下面请大家读一读高尔基、罗曼·罗兰和茨威格的书简中有关这些作品的段落。^②

高尔基致罗曼·罗兰（1923年8月6日）：

“斯蒂芬·茨威格——一本关于您的书的作者，是否也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作者？如果是这样，请向他转达我对这个出色的短篇的由衷的赞赏。这篇东西好极了，它深深地激动了我。”

高尔基致茨威格（1923年9月18日）：

“在没有读到您的《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

① 引自《三人书简》。

② 以下均引自《三人书简》。

信》这两个短篇之前，除了您的大名以外，我对于您，茨威格，几乎一无所知。第一个短篇，我并不很喜欢；第二个短篇，则以其惊人的诚挚语调、对女人超人的温存、主题的独创性，以及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具有的奇异表现力，使我深为震动。读着这个短篇小说，我高兴得笑了起来——您写得真好！由于对您的女主人公的同情，由于她的形象以及她悲痛的心曲使我激动得难以自制，我竟丝毫不感羞耻地哭了起来。”

高尔基致罗曼·罗兰(1923年11月6日)：

“我收到了茨威格极其亲切的来信。……昨天，我读了他的短篇小说《月光胡同》，它的主题同我的《单恋》相似，显然写得很美。”

高尔基致茨威格(1926年11月9日)：

“我相信，亲爱的茨威格，您是不需要我的夸奖的，但我还是要说，您的作品写得很出色。过去谈到《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我对您以罕见的温存和同情来描写妇女，就已赞赏不已，关于《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我要再一次重复这些话，但要补充一点，即这个短篇您写得比《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马来狂人》、《保守不住的秘密》以及收进这两本书俄文版里的所有作品，都更见匠心。……

“您的小说中的人物所以能打动人，是因为您使他们比我耳闻目睹的那些活人更加高尚，更有人性。这一点特别重要，并再次使我相信，艺术完全有理由高于现实。”

茨威格致高尔基(1926年12月19日)：

“您的话对我产生了无比美好的影响。我认为，自从我们的世界外表上变得越来越单调，生活变得越来越机械的

时候起，就应当在灵魂深处发掘截然相反的东西，做一个勇敢而又正直的人。我们的责任是要做这一永无休止的进程的见证人，极其真实而又明确有力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一切。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能力象巴尔扎克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做的那样，再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也许，我们生活的时代，变化得太急剧了，不能以一瞥概其全貌。但是，某些作家的作品也许能使下一代人对我们的精神状态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最后，还应指出，心理描写的真实性，在许多方面应归功于您，而我们欧洲人多么需要您的作品所具有的创作思想的明晰性。我们德语文学过去一向、而今天尤其难以为人民理解，它只不过是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的财富，是那个无形的小圈子的财富，其成员都冠有令人厌恶的头衔：‘文明人’和‘文明的代表者’。我们没有为所有人写作的大作家，没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左拉、康拉德^①和高尔基，没有才华卓著、足以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十分明白易懂的人。我希望您的那些作品，将重新唤起人们创作类似作品的愿望。”

茨威格深知自己是属于旧时代的作家，但他寄希望于新时代的作品，这种真诚、明智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在艺术创作上，他严肃认真，注重加工提炼，使结构紧凑，他认为删繁去冗是最愉快的工作，甚至说，“如果我写了一千页，过筛以后，八百页扔进字纸篓，只留下二百页精华，我也绝不抱怨。”正由于这种精益求精的作风，他创作了不少技巧成熟、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小说。他的作品的基础是现实主义的，他最擅长的手法是细腻的

①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作家，出生于波兰。

心理描写。他尤其着重选取资产阶级社会中妇女的不幸遭遇的题材，揭露“文明人”圈子的生活空虚和道德败坏，谴责对女性的不尊重和对人的善良品质的戕害，赞美同情、了解、仁爱和宽恕。他努力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描写道德败坏给人带来的情感上的痛苦，揭示个人心灵中种种抽象的美德，甚至让已经堕落的人身上闪耀出道义的火花，他的目的是要改进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人们的精神面貌。但是，正如《看不见的珍藏》中那个失明的古董收藏家狂热赞颂的艺术珍品“早已随风四散，荡然无存”，茨威格竭力想挽回的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也日趋没落，复兴无望了。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一九三四年发生维也纳事件，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要求德、奥合并，茨威格不得已迁居英国。同年五月十二日，他由伦敦致函高尔基说：“最近一年，对于我是极为艰难的一年，因为我责无旁贷地必须在内心确定对待德国事件的态度。紧接着就是维也纳事件。我已经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欧洲正酝酿着严重的事件。道义上的和精神上的不安，在各个国家虽然不同，但其强烈程度却是一样的。以沉着和坚定与此对抗——这是何等重大的任务！”一九三八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便加入英国籍，不久又离英赴美，一九四〇年经纽约去巴西。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游服毒自杀。自杀的当天，他写了一纸绝命书：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亟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休憩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

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也已自我毁灭，从此之后，我更愿在此地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们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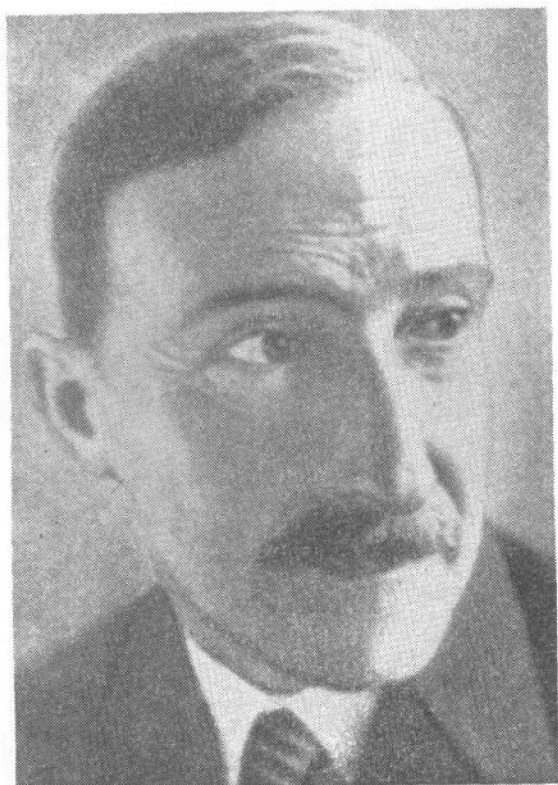
茨威格在去世之前，完成了《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这是他一生的历史，也是他那一代人的历史；这是对昨日的世界，亦即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沉沦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回忆。他在书中提到罗曼·罗兰曾经对他讲过的话：艺术“可以给我们，给我们个别人以慰藉，但对于现实却无能为力。”他绝望了。他不是一个战士，没有一颗坚强的心，不要指望他能战斗到最后。但他是一个正直的作家，没有同法西斯妥协，并希望人们能看到“旭日东升”。他死后发表的《象棋的故事》（1941），是他的最后一篇小说，沉痛地诉说了一个心灵和才智遭到纳粹摧残的人的经历。茨威格一生写过、同情过许多人的不幸遭遇，他的不幸遭遇自然也得到了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的同情。他去世后，巴西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把他的住宅改为博物馆。被纳粹焚毁的他的著作，在大战结束以后，又重新出版，继续赢得新的更多的读者。

茨威格的作品已被译成几十种外国文字，我国也很早就介绍过他的一些小说和传记。这本《斯·茨威格小说选》共收有他

不同创作时期的中、短篇共十篇，供读者阅读和研究。

最后，感谢《三人书简》的译者和编辑同志的劳作，使本文得以补充了一些必要的材料。

张 玉 书 一九八一年四月



作者像

目 次

译本序	张玉书	1
家庭女教师	张玉书译	1
夜色朦胧	张玉书译	19
保守不住的秘密	涛 声译	55
恐惧	赵登荣译	125
马来狂人	张玉书译	170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张玉书译	230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纪 琨译	274
月光胡同	张荣昌译	340
看不见的珍藏	张玉书译	359
象棋的故事	张玉书译	376

家庭女教师

两个孩子现在单独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灯已经关了。她们之间笼罩着一片黑暗，只有两张床在隐隐约约地发白。两个孩子的呼吸都很轻微，人家简直会以为她们都睡着了。

“喂！”一个声音说道。这是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她轻轻地、有些提心吊胆地向黑暗里发问。“什么事？”从另外一张床上传来姐姐的回答。她比妹妹只大一岁。

“你还醒着哪。好极了。我……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那边没有回答。只听见床上发出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姐姐撑坐起来，带着期待的神情向这边望过来，可以看见她的眼睛在闪闪发光。

“你知道吗……我早就想跟你说……不过你先告诉我，这几天你不觉得我们的小姐有点儿怪吗？”

另一个女孩迟疑了一会儿，沉思起来。“有点儿，”接着她说道，“可是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不象原来那样严厉了。最近我有两天没做作业，她也没说什么。再就是她有点儿那样——我也说不好。反正我觉得她现在根本不管我们了，她老是坐在一边，也不跟我们一块玩了，从前她老跟我们一起玩的。”

“我看她很伤心，只是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她现在钢琴也不弹了。”

又是一阵沉默。

接着姐姐提醒妹妹：“你不是有事要说吗？”

“是啊，可是这事你谁也不许告诉，的确不许告诉任何人，妈妈也好，你的小朋友也好，都不许告诉。”

“我不告诉，我不告诉！”姐姐已经不耐烦了。“到底是什么事呀！”

“是这样……刚才，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我还没跟小姐道晚安呢。我的鞋都已经脱了，可是我又跑到她房里去，你知道吗，我轻手轻脚地跑过去，想吓她个冷不防。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起先我还以为她不在房里呢。灯亮着，可是我没看见她。突然——我吓了一大跳——我听见有人在哭，我一下子看见她衣服穿得好好地躺在床上，脑袋埋在枕头里。她在抽抽搭搭地哭，我吓得浑身直哆嗦。可是她没有瞧见我。于是我又轻手轻脚地重新把门关上。我身上抖得厉害，只好在门口一动不动地呆上一会儿。这时，我在房门外还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在哭呢。后来我就赶紧跑回来了。”

她们两个又不吭声了。然后一个女孩轻轻地说了声：“可怜的小姐！”这句话在屋子里颤抖，就象一个阴郁的音符迷失在空中，接着又复归于沉寂。

“我真想知道，她干吗哭，”妹妹又开口说道，“这几天她又没跟什么人吵过嘴。妈妈现在也不再没完没了地挑她的刺了。我们肯定也都没惹她生气，那她干吗哭成这样？”

“我倒有点儿明白，她干吗哭，”姐姐说道。

“干吗哭？告诉我，她干吗哭？”

姐姐犹豫了一会儿，末了说道：“我想，她在恋爱了。”

“恋爱？”妹妹惊讶地一楞，“恋爱？爱上谁了呢？”

“你难道一点也没看出来？”

“该不是爱上了奥托吧？”

“不是奥托是谁？奥托难道没有爱上她？他上大学，在咱们家已经住了三年，可从来也没有陪我们出去玩过，他干吗这几个月突然一下子每天都陪我们出去呀？小姐到我们家来以前，他对我好吗？对你好吗？可是现在他成天围着我们转来转去。不管是人民花园、城市公园或者普拉特尔^①，我们跟小姐到哪儿去，都会碰巧遇见他，总是碰巧。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妹妹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说道：

“是的……是的，我当然觉得有点儿奇怪。可我一直以为，这是……”

她的声音变了。她不再往下说了。

“我起先也以为是那样，我们这些女孩子都挺傻。可是我总算及时发现，他只不过是拿我们做幌子罢了。”

现在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了。谈话似乎已经结束。

姐妹俩已经陷入沉思或者已经进入梦乡。

这时妹妹又一次无可奈何地在黑暗中说道：“可她干吗又要哭呢？奥托不是挺喜欢她吗？我一直以为，恋爱一定是挺美妙的。”

“我不知道，”姐姐带着沉思神往的神情说道，“我原来也一直认为，恋爱准是非常美妙的。”

在困倦欲睡的女孩的唇边又一次轻轻地、惋惜地吐出一声：“可怜的小姐。”

然后屋里一片寂静。

① 人民花园、城市公园、普拉特尔，都是维也纳的地名。普拉特尔是维也纳的一座著名的公园，位于多瑙河和多瑙河运河之间，以游艺场地著称。